

● 刘半农

扬鞭集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16.1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扬鞭集

● 刘半农

据一九二六年六月北新书局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简装书/鲁迅等著;王彬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ISBN 7-5059-3092-3

I. 中… II. ①鲁…②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7753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作 者	鲁迅等著 王彬编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奚跃华
责任印制	胡元义
新版策划	杨成春 韩龙梅
印 刷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8000 千字
印 张	357.625
插 页	30 页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套
书 号	ISBN 7-5059-3092-3/I·2339
定 价	430.00 元(全 86 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委托,我在去年十月,接手原版库的选编工作,先是散文,之后是小说、诗歌。现在,散文部分已然出版,小说早已交出,新诗也大体编排就序了。

我之所以乐于承担这项工作,无非是基于将那一时代的作品梳理一过,为阅读与借鉴提方便。并无更多意图。

关于选编工作,阿英先生在《夜航集》中说过一段很得甘苦的话,他说选编是一件大事,所选的本子,如果做得出色,“也是比个人的集子更有效果,更能不朽的。许多的文集可以失传,好的选本,往往是不容易消灭。理由是:选本集中了各家作品的精粹成分,使读者用很少的经济,不多的时间,来了解更多的东西,但这样的选本,决不是‘随意挑选,拉杂成书’的一类。所以选本的好处是很多的,如果选家是优秀,肯把选书当作一种事业,认真来做的话。”至于我现在做的这项工作,自然比不上选本,可以把几个或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精华荟萃,但,有一点相通的是,选好作家的代表作,也只有“当作一种事业”才能做得好的。而且,除认真外,还应该是行家。我虽然对中国的新诗做过些研究性工作,但并无高明深见,自接受这一工作后,颇感吃力。最简捷的办法是向前辈与行家请

教,为此给牛汉、吴思敬、刘福春等师友添了不少麻烦,是应该深谢的。

做过选编工作的人,大概都遇过访书的困扰。因为访书是选编的基础,访书不得,也就无书可选。中国的新诗从本世纪初叶萌孽,至今不足八十年,但要访得较有价值的本子(不仅指版本),却比登天还难。这类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视为垃圾,只有做还魂纸的资格。近年却又有上升为文物的趋势,更难得一见。于是有些原该入选的书籍,只有阙如。这是必须说明的。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限于选编原则,有些诗家在1949年之前,没有单行本行世,也不能收录,这是十分遗憾的。但,尽管如此,收入本书库的,也还不少,即: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郭沫若、宗白华、俞平伯、冰心、徐志摩、闻一多、王独清、李金发、穆木天、冯至、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艾青、林庚、何其芳、阿垅、王辛笛、田间、陈敬容、郑敏、废名等二十五位诗人的代表作。读那时的新诗,真有些百感交集,时时涌出一种说不清的感触。仿佛那些诗,依然同我们今天的生命接轨。而时间也过得真快,且不说最晚的一本诗集面世已四十余年,就是从我开始这套书的工作,发端之时,还是去年的初秋,现在,不仅草叶黄了绿了黄了,而且天地也已皆白,飘起了作为冬的标识的雪花,金字塔形的松与桧也将油绿褪成乌黑,装点成圣诞树的模样了。在这样的時候,免不了回顾过去的工作,我不敢说,有多么精彩,但无愧于心的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敢懈怠半分。现在,可以放松一点了吧。当然,也不能免俗,希望别人也能分享一些愉悦,至少是从始至终全力支持这一工作的顾志成与奚跃华两位先生。同时也希望听到一声两声打破寂寞的音响。这又免不了戏台里喝彩之嫌。但

是,不为僧,不知头皮冷,于是写下这些原可不说的话,权作序。所谓斑鸠嫌树斑鸠起,树嫌斑鸠也是斑鸠起。

王彬

1993年11月19日

总 目

1. 胡适：《尝试集》
2.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
3. 刘半农：《扬鞭集》
4. 郭沫若：《瓶》
5. 徐志摩：《志摩的诗》
6. 宗白华：《流云小诗》
7. 王独清：《圣母像前》
8. 闻一多：《死水》
9. 穆木天：《旅心》
10. 李金发：《微雨》
11. 俞平伯：《冬夜》
12. 冰 心：《春水》
13. 废 名：《招隐集》
14. 戴望舒：《望舒诗稿》
15. 冯 至：《十四行集》
16. 臧克家：《烙印》
17. 阿 垌：《无弦琴》
18. 卞之琳：《鱼目集》

- 19. 艾 青:《北方》
- 20. 林 庚:《春野与窗》
- 21. 何其芳:《预言》
- 22. 王辛笛:《手掌集》
- 23. 田 间:《给战斗者》
- 24. 陈敬容:《交响集》
- 25. 郑 敏:《诗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
- 26. 穆 旦:《穆旦诗集》

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

刘半农 1917 年开始写白话诗,周作人说他是《新青年》时代“具有作诗人的天分”中的一个,另一个是沈尹默。沈尹默只写了很少的几首新诗,刘半农则写得多,周作人认为是因为“半农骂得住口语”。刘半农的诗,与同期人的诗作相比较,确实在形式上显得成熟,如《铁匠》中首节:“叮当! 叮当! /清脆的打铁声, /激动夜间沉默的空气。 /小门里时时闪出红光, /愈显得外间黑漆漆地。”又如《教我如何不想她》首节:“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旋律的和谐,同再晚些诗人的作品比较地看,也没有什么落伍之外。大概也就由于这个原因,《教我如何不想她》经语言学大师赵元任谱曲之后,传唱颇远,以至赵先生多年之后回归故土,还有人问及,可见这诗是易于谱曲,本身便具有节奏感的,因此周作人的评述,也就不像某些所说,爱之深而言过其实。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闯将,刘半农对于新诗有着真诚的理解,他认为,作诗须要在灵魂中寻觅一个真字,否则没有作新诗的资格。读他的诗是会有这种感受的。1920 年,刘半农转赴欧洲留学,研究汉语语音、声韵,似乎离诗歌远了,但细想,这两门学问依然关系着诗创中的重要问题,或者冥冥中还是“诗人的天分”在起着作用。旅欧期间,刘半农创作了《教我如何不想她》、《一个小农家的暮》等,其音节

的谐美,韵脚的流畅,或者与他对语音、声韵的研究不无关系。刘半农诗辑有《扬鞭集》。另外,由于他对民歌的兴趣,故又有采编民歌的《瓦釜集》问世。这也是刘半农对新诗的贡献之一,从而为新诗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自然,这也决非刘半农一人之功。

《扬鞭集》出版于1926年6月,由北新书局发行。共三卷。上、中两卷为创作,下卷译首。下卷拟出,故卷首目次中于卷下注“目次见卷下中”,无详细目录。然终未出,故只有上、中两卷。《扬鞭集》收周作人序及作者自序。周序对于当时的新诗颇有些见解,如:“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所谓‘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让我说一句陈腐话,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归,在中国也“古已有之”,我们上观国风,下察民谣,便可以知道中国的诗多用兴体,较赋与比要更普通而成就亦更好。……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对初期新诗的短处,周作人指摘是客观的;对象征诗歌的看法,提供了他对李金发认可的理论根据。

序

半农的诗集将要出版了，我不得不给他做一篇小序。这并不是说我要批评半农的诗，或是介绍一下子，我不是什么评衡家，怎么能批评，我的批评又怎么能当作介绍：半农的诗的好处自有诗在那里作证。这是我与半农的老交情，使我不得不写几句闲话，替他的诗集做序。

我与半农是新青年上做诗的老朋友，是的，我们也发谬论，说废话，但做诗的兴致却也的确不弱，新青年上总是三日两头的有诗，半农到欧洲去后也还时常寄诗来给我看。那时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来，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就是半农。尹默早就做新诗了，把他的诗情移在别的形式上表现，一部秋明集里的诗词即是最好的证据。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但他是驾御得住文言的，所以文言还是听他的话，他的诗词还是现代的新诗，它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通的新诗稍有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氛有差异的缘故。半农则十年来只做新诗，进境很是明了，这因为半农驾御得住口语，所以有这样的成功，大家只须看扬鞭集便可以知道这个情实。天下多诗人，

我不想来肆口抑扬,不过就我所熟知的新青年时代的新诗作家说来,上边所说的话我相信是大抵确实的了。

我想新诗总是要发达下去的。中国的诗向来模仿束缚得太过了,当然不免发生剧变,自由与豪华的确是新的发展上重要的原素,新诗的趋向所以可以说是很不错的。我不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信徒,但相信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坏的传统思想自然很多,我们应当想法除去他,超越善恶又无可排除的传统却也未必少,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词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是摆脱不掉的。我觉得新诗的成就上有一种趋势恐怕很是重要,这便是一种融化。不瞒大家说,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自由之中自有节制,豪华之中实含清涩,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这或者是我个人的偏见也未可知,我总觉得艺术这样东西虽是一种奢侈品,但给予时常是很吝啬的,至少也决不浪费。向来的新诗恐怕有点太浪费了,在我这样旧人——是的,我知道自己是很旧的人,有好些中国的艺术及思想上的传统占据着我的心——看来,觉得不很满意,现在因了经验而知稼穡之艰难,这不能不说是文艺界的一个进步了。

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所谓“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让我说一句陈腐话,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我们上观国风,下察民谣,便可以知道中国的诗多用兴体,较赋与比要更普遍而成就亦更好。譬如桃之夭夭一诗,既

未必是将桃子去比新娘子，也不是指定桃花开时或是种桃子的家里有女儿出嫁，实在只因桃花的浓艳的气氛与婚姻有点共通的地方，所以用来起兴，但起兴云者并不是陪衬，乃是在发表正意，不过用别一说法罢了。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意（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

我对于中国新诗曾摇旗呐喊过，不过自己一无成就，近年早已歇业，不再动笔了，但暇时也还想到，略有一点意见，现在乘便写出，当作序文的材料，请半农加以指教。

民国十五年五月三十日，周作人，于北京。

自序

我今将我十年以来所作所译的诗歌小品，删存若干首，按时期先后编为一集，即用第一首诗第一二两字定名为“扬鞭”。

我不是个诗人。诗人两字，原不过是做诗的人的意思。但既成了一个名词，就不免带着些“职业的”臭味。有了这臭味，当然就要为“为做诗而做诗”的机会，即是“榨油”“绞汁”的机会，而我却并不如此。

我可以一年半不做诗，也可以十天八天之内无日不做诗。所以不做，为的是没有感想；所以要做，为的是有了感想肚子里关熬不住。

有时我肚子里有了个关熬不住的感想，便把什么要事都搁开，觉也睡不着，饭也不想吃——老婆说我发了痴，孩子说我着了鬼——直到通体推敲妥贴，写成全诗，才得如梦初醒，好好的透了一口气。我的经验，必须这样做成的诗，然后在当时看看是可以过得去，回头看看是也还可以过得去。至于别人看了如何，却又另是一件事。

请别人评诗，是不甚可靠的。往往同是一首诗，给两位先生看了得到了两个绝对相反的评语，而这两位先生的学问技术，却不妨一样的高明，一样的可敬。例如集中“铁匠”一诗，尹默启明都说很好，适之便说很坏；“牧羊儿的悲哀”启明也说很好，孟真便说“完全不知说些什么！”

原来做诗只是发抒我们个人的心情。发抒之后，旁人当然有评论的权利。但彻底的说，他们的评论与我的心情，究竟有得什么关系呢？

我将集中作品按照时期先后编排，一层是要借此将我十年以来环境的变迁与情感的变迁留下一些影子；又一层是要借此将我在诗的体裁上与诗的音节上的努力，留下一些影子。

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至于白话诗的音节问题，乃是我自从一九二〇年以来无日不在心头的事。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在这上面具体的说些什么，但譬如是一个瞎子，已在黑夜荒山中摸索了多年了。

刘复。一九二六，三，三，北京

目 次

卷上 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

游香山纪事诗·····	(1)
相隔一层纸·····	(4)
题小蕙周岁日造像·····	(5)
其实·····	(6)
案头·····	(7)
丁巳除夕·····	(8)
窗纸·····	(9)
拟古二首·····	(11)
学徒苦·····	(12)
听雨·····	(14)
无聊·····	(15)
晓·····	(16)
大风·····	(17)
沸热·····	(18)
拟儿歌·····	(19)
他们的天平·····	(20)

2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老牛	(21)
E 弦	(22)
桂	(23)
中秋	(24)
落叶	(25)
铁匠	(26)
卖菜	(28)
民国八年的国庆	(29)
拟装木脚者语	(30)
猫与狗	(31)
血	(32)
一个失路归来的小孩	(33)
三十初度	(34)
牧羊儿的悲哀	(35)
饿	(37)
稿子	(41)
夜	(44)
雨	(46)
爱它？害它？成功！	(47)
静	(49)
教我如何不想她	(51)

卷中 自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

一九二一年元旦(在大穷大病中)	(53)
病中与病后	(54)
奶娘	(55)